



【明慧网】一

九九九年四月中旬，中共科痞何

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杂志上发表恶意攻击法轮大法的文章，为了澄清事实，天津部份法轮功学员自发去教育学院善意的反映情况、讲真相，告诉他们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真实情况，应该收回错误的报道。由于教育学院没有立即纠正错误的报道，前去反映情况的学员越去越多，最后达到几千人。此事使天津、北京的高官们与公安部门十分恐慌，派公安警察持枪严加监视、警戒，准备时刻对手无寸铁、善良、祥和的法轮功学员采取武力压制，教育学院周围一片恐怖气氛。

四月二十三日，我也去了教育学院，支援反映情况的学员。当我路过教育学院门前时，碰到两个巡逻的警察边走边说话，一个说“你看这些人”，另一个说：“素质高”……顺着他们走的方向往里一看，学院院内坐着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院内整齐的留出行车道，汽车与自行车都畅行无阻，没有影响学院的正常工作。晚上离开时，我看到地上没有一片纸屑，连警察与工作人员扔的烟头都拾起来装在自己兜里带走，院内干干净净，就象没人来过。这些现状，可能就是警察认为法轮功学员素质高的原因吧。

四月二十四日，我们继续在教育学院大院里静坐，等候学院领导的答复。没想到傍晚时，警察按照上级的命令开始抓人，由最初的驱赶变成拳打脚踢，有的警察穿着大皮鞋狠狠地踢向一些老年人或年轻的女学员。

在暴力面前，学员们没有反抗，只是告诉警察：不许打人！我们只是来反映情况的。学员们都是因炼法轮功而受益的人，他们只想把大法的美好善意的告诉相关部门与世人，让国家和人民都受益。根本没有想到当权者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动用暴力对付这些善良的炼功人。

机关干部：

一场重病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我在河北某县机关工作，因受中共的洗脑宣传毒害，一向对法轮功有误解。尽管修炼法轮功的叔父不辞辛苦，几年来经常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我还是半信半疑，不相信大法有那么好。但两年前遭受的一场重病，使我改变了思想，甚至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二零零九年三月的一天中午，由于工作应酬我喝了不少白酒。下午三点钟时身体感觉不好了，胸闷气短，持续了近三十分钟后昏迷。据同事讲，我被送到医院时，心跳、呼吸都停止了。医院连续下了三次病危通知，认为活过来的可能性不大，活过来要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四·二五"之前天津教育学院见闻

我看到警察把学员一个个绑架，使劲往汽车上扔，

我的心迷惑了：警察不是保护人民的吗？不是抓坏人的吗？怎么突然抓打好人呢？这是为什么？昨天还说这些人“素质高”，怎么今天就动用暴力打、抓呢？我们正常合理的反映情况，这没有错呀！警察执法犯法随意抓人打人才是错的呀！因为跟警察们无理可讲，我们很多学员就立即离开教育学院奔向市政府上访，反映警方抓人打人的情况并要求立即放人。市政府接待人员说：只有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就出现了四月二十五日全国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要求放人的场面。其实，直到这时，法轮功学员还是本着相信政府的意愿去上访的，一切都是和平理性的，没有任何过激行为，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善意的上访，却成为独裁的当权者、政治小人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迫害全国亿万法轮功学员的借口。



上图：因为天津公安非法抓捕 45 名法轮功学员，1999 年 4 月 25 日，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他们文明安静，没有口号标语，没有影响交通。当时朱镕基总理接见学员代表，答应让天津方面放人，于是大家安静离去。



经过四小时的抢救，我终于醒过来了。当我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我的叔父。他在我耳边说：“我们在心里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一定会有奇迹出现。”我按照他说的去做了，果然我的身体恢复的非常快。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就痊愈回家了。

医院的大夫、护士们，我单位的同事们，和亲朋好友们都非常纳闷，当初病得那么严重，怎么仅过了十几天就和正常人一样了？我内心非常感激，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福份啊！通过这件事，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在此，我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感激，也感激叔父对我不离不弃的挽救。我以亲身经历劝告世人不要相信中共一言堂的谎言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法轮大法就是好。这是我的真心话，绝无半点妄语。

中共奥运期间的黑色绑架与酷刑

我叫张连英，2008 年 4 月 20 日是我的生日，天下着雨，我带 4 岁的小女儿买菜刚走到家门前，突然有人从后面搂住我的脖子给我套上黑头套，我手中的鸡蛋和雨伞都摔落在地上，小女惊吓的长长的尖叫了一声：“妈妈——”，那凄厉的哭叫声撕裂了阴沉黑暗的天空。

接着我就被拖上楼，一进门我就拼命挣脱黑头套，却被几人摔倒在地板上，脸被磕青，丈夫双手背后铐着，头上套着黑头套被按在床上。几个便衣人翻箱倒柜，地上一片狼藉，他们往外拿东西、搬电脑。我问他们是什么人，叫他们留下字据，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说：“不给，我们就是恶警”，接着我又被拖下楼，女儿在雨中哭喊着：“妈妈……妈妈……”，女儿被吓得脸上从那以后失去了笑容，在她过生日照相时姑姑叫她笑一笑，她哭了，她说她不会笑。

我和丈夫修炼法轮功，家住北京。当时正值 2008 年奥运会在中国举办前夕。中共以奥运名义对法轮功的大抓捕开始了，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北京绑架 500 多名法轮功学员，全大陆近一万人，期间数十人被迫害致死。

那天半夜我和丈夫被关进北京东城看守所，监号里挤满了人，和我关在一起的赵玉敏，一家 5 口因炼法轮功被抓，连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没能幸免，家里留下了一岁多的孩子。

很快我们夫妇因坚持信仰被劳教，5 月 13 日我丈夫被送进调遣处，警察让所有人抱头蹲下，他不蹲，他说没有错，结果被十多个警察用十根电棍电，浑身都被电糊了，而且竟往肛门、嘴里和生殖器上电，人昏死过去浇凉水，醒过来接着电，一整天屋里、院里都是肉被烧糊的味道。2008 年 8 月 10 日，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他们活活的电死。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持续了近十二年，所使用酷刑至少达 40 种以上，令人发指的迫害时时刻刻都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着。

那以后，他们强迫我丈夫每天吃加了不明药物的饭，吃完半小时后，人就头昏脑胀，恶心，有时加的药让人心脏急速的跳，十分痛苦，他们还让犯人看着吃，不吃就打，这样他们一直折磨了他一个月。

2008 年 7 月 14 日，我和北京女法轮功学员 50 人一批被送到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有一些是在女所不“转化”被加期半年的。据我所知奥运期间北京先后关进马三家五批法轮功学员。马三家劳教所不讲法律，更没有人性，那时他们由男警直接动用酷刑，在严管队和特管队都配有专门的男打手。

第一天，我就被打得遍体鳞伤，嘴被用大勺子砍的道道伤口，整块的大地砖都被鲜血覆盖了。恶警马吉山还拿绳子在我流着血的嘴上来回拉，我脸上多处被手抠的血印，整张脸全是黑紫色，看起来十分吓人。之后他们还给我灌不明药物，还问我舌头和手臂麻不麻。在那里不分白天黑夜都能听到电棍的劈啪声和痛苦的尖叫声，最残忍的是象五马分尸般的抽筋，他们把人双手分别用两个手铐铐上，并用绳子拴在手铐上使劲拉向上下铺两侧的铁架子，之后再拴上，几个人在前面拉，几个人在后面推、用脚踹，人被拉得腰弯成 90 度，双腿用木板捆绑，一丝不能动，持续的疼痛很快衣服就被汗水湿透，许多头发也飘落在地上。为了不留痕迹，用刑时警察给我手腕垫了很厚的布，但用刑后我手腕仍然是血肉模糊，我身体

一动也动不了，吃饭喝水都靠人喂，一年多生活自理都困难。我被上了 20 多次抽筋，最长一次三天三宿。有两次我还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拴挂起来，警察用电棍电我腋下、大腿内侧等敏感部位，电的我浑身剧烈抖动，肉都电焦糊了，很长时间痕迹都不退。他们还不时的播放辱骂我师父的录音，不许吃喝，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还把我师父的像放在尿湿的地上，恶警还说下流话侮辱我。同样被用抽筋的陶玉琴、徐慧放回家时，两只手臂都僵直的下垂着。我不穿囚服，还被恶警扒光拴挂起来，恶警用木板往我身上轮打，还非常没有人性的穿着皮鞋往我阴部踢。四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张敏、孙淑杰、刘世琴、刘艳琴也因不穿劳教服，被一丝不挂吊起来，恶警还往她们身上泼凉水，还穿着皮鞋往人阴部踢。四位老人被放下后，几天恶警叫她们一丝不挂的排队去吃饭、去上厕所、去洗漱。在那里许多警察被训练得丝毫没有人性，他们泯灭良心的说，谁给钱给谁干。

曾促使南韩走向民主的奥运，却被中共利用来重演了法西斯奥运，这是奥运的又一次耻辱。丈夫的朋友于宙，11 天即被迫害致死。虽然现在中国不敢在媒体上大肆的歪曲宣传，但私下里，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天也没停止，而且手段更加残酷卑鄙，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历史上最残酷，持续时间最久，人数最众多的一场迫害。

我爱我的祖国，我希望它富裕昌盛，但中国奥运带来的不是和平与安宁。2011 年 1 月 27 日，我和丈夫、女儿终于离开了曾让我们几经生死的中国大陆，但那里还有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同胞，我的心十分沉重，我希望中国恐怖政府的迫害能尽快停止。我不希望邪恶金钱的收买、利诱使正义、良心被出卖。我不希望那里的邪恶越来越污染了这个世界。

在此我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赶快站出来伸出援助之手！救救在中国大陆那里蒙受苦难的人们，救他们也就是救我们自己，让我们共同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与美好而努力！